



廖平著述考

鄭偉著

總編纂 舒大剛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組織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10@zh005)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川宣[2012]110 號)

廖平著述考

鄭 偉 著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莊 劍
責任校對：何 靜
封面設計：經典記憶文化 鄒小工
責任印製：王 煒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廖平著述考 / 鄭偉著. —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614-7222-4

I. ①廖… II. ①鄭… III. ①廖平 (1852~1932) —
經學—著作研究 IV. ①B260.5②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252498 號

書名 廖平著述考

著者	鄭 偉
出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號	ISBN 978-7-5614-7222-4
印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張	28.75
字數	606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205.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
電話：(028)85408408 / (028)85401670 /
(028)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http://www.scup.cn>

《巴蜀全書》出版說明

《巴蜀全書》是收錄和整理巴蜀歷史文獻的大型叢書。該項工作二〇一〇年一月經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四月又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該計劃將對現今四川省、重慶市及其週邊亦屬傳統“巴蜀文化”區域內的各類古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整理和研究，實現對巴蜀文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體例最善、編纂最科學、使用最方便的著錄和出版。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將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乃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撰著的重要典籍以及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作品，編纂彙集成巴蜀文獻的大型叢書。主體工作將分“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珍本善本”三大類型，計劃對兩千餘種巴蜀文獻編製聯合目錄和內容提要，對五百餘部、二十餘萬篇巴蜀文獻進行精心校點或注釋、評析，對一百餘種巴蜀善本、珍本文獻進行考察和重版。

通過編纂《巴蜀全書》，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為保存和傳播巴蜀歷代的學術文化成果，促進當代“蜀學”振興與巴蜀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整理巴蜀文獻 傳承優秀文化

——《巴蜀全書》前言

舒大剛 萬本根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國文化，群星璀璨。在祖國大西南，自古就傳承着一脈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個性的文化，即巴蜀文化。巴蜀地區，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自古號稱“陸海”、“天府”；巴蜀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是古代長江文明的源頭，與“齊魯文化”、“荆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同為中華文化之瑰寶。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的載體——巴蜀文獻，因而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

一、綜覽巴蜀文化 增強自信熱力

巴蜀地區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是人類早期的發祥地之一。考古發現，這裏有距今二百零四萬年的“巫山人”，有距今三萬五千年的“資陽人”。這裏不僅有大禹治水、巴族廩君、蜀國五主（即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王朝）等優美動人的歷史傳說，也有寶墩文化諸古城遺址、三峽考古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小田溪遺址、李家壩遺址等重大考古發現。商末周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以及勇銳的巴師，曾參與武王伐紂。春秋戰國，巴濮楚鄧、秦蜀苴羌，雖互有戰伐，亦相互交流。秦漢以降，巴蜀的地利和物產，更是抵禦強辱、周濟天下、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持久繁榮的戰略屏障和天然府庫。

在祖國“多元一統”的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傑出人物和文化精英，既有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常璩、陳壽、陳子昂、趙蕤、李白、蘇軾、張栻、魏了翁、李心傳、虞集、楊慎、唐甄、李調元、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謝無量、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擘，也有朱之洪、張瀾、謝持、張培爵、吳玉章、楊庶堪、黃復生、尹昌衡、鄒容、熊克武、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趙世炎、鄧小平等革命英傑，他們超拔倫輩，卓然振起，敢為天下先，樂為蒼生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演繹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劇。

歷代巴蜀學人在祖國文化的締造中，成就良多，表現突出，許多文化人物和文明成果往往具有先導價值。巴蜀兒女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使這種創造發明常常居於全國領先地位，成為祖國文化寶庫中耀眼的明珠。

在傳統思想、文化和宗教領域，中國素號“三教互補”，“儒”“釋”“道”交互構

成中華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而儒學是其主幹。從漢代開始，巴蜀地區的儒學就十分發達，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創建當時全國首個郡國學校——石室學宮，推行“七經”教育，實行儒家教化，遂使蜀地民風丕變，並化及巴、漢，促成中國儒學重要流派——“蜀學”的形成，史有“蜀學比於齊魯”之稱。巴蜀地區是“仙道”派發源地，東漢張陵在蜀中創立“天師道”，中國道教正式誕生。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後，四川也是其重要傳播區域。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大師輩出。自漢胡安（居邛崃白鶴山，以《易》傳司馬相如）、趙賓（治《易》持論巧慧，以授孟喜）、嚴遵（隱居成都，治《易》《老》）、揚雄（著《太玄》）而下，巴蜀治《易》之家輩出。晉有范長生（著《周易蜀才注》），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蘇東坡（著《東坡易傳》）、房審權（撰《周易義海》）、魏了翁（撰《周易集義》《周易要義》）、張栻（著《南軒易說》）、李石（著《方舟易說》）、李心傳（著《丙子學易編》），元有趙采（著《周易程朱傳義折衷》）、黃澤（著《易學濫觴》）、王申子（著《周易輯說》），明有來知德（撰《周易集注》）、熊過（著《周易象旨決錄》），清有李調元（著《易古文》）、劉沅（撰《周易恒解》），皆各撰易著，發明“四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巴蜀易學，普及面廣，自文人雅士、方術道流，以至引車賣漿之徒、簍桶織履之輩，皆有精於易理、善於測算者。理學大師程頤兩度入蜀，得遇奇人，遂有感悟，因生“易學在蜀”之歎。

巴蜀“史學”名著疊出、斐然成章。陳壽《三國志》雅潔典要，名列“前四史”；常璩《華陽國志》體大思精，肇開方志體。譙周《古史考》，開古史考證之先聲；蘇轍《古史》，成舊史重修之名著。至於范祖禹（撰《唐鑑》，助司馬光修《通鑑》）、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王偁（撰《東都事略》）、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宋會要》），更是宋代史學之巨擘，故劉咸炘有“史學莫隆於蜀”之說。

蜀人“好文”，巴蜀自古就是歌賦詩詞的沃壤。禹娶塗山（今重慶南岸真武山，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一》），而有“候人兮猗”的“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爲《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西周江陽（今瀘州）人尹吉甫亦善作詩，《詩經》傳其四篇（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一）。“文宗自古出巴蜀”，“漢賦四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居其三。陳子昂、李太白首開大唐雄健浪漫詩風，五代後蜀《花間集》與北宋東坡詞，開創宋詞婉約、豪放二派。“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同時輝耀於“唐宋八大家”之林；楊慎著作之富，位列明代儒林之首。“自古詩人例到蜀”，漢晉唐宋以及明清，歷代之遷客騷人，多以巴蜀爲理想的避難樂土，而巴蜀的山水風物又豐富其藝情藻思，促成創作高峰的到來。杜甫、陸游均以巴蜀爲第二故鄉，范成大、王士禛亦寫下千古流芳的《入蜀記》和《吳船錄》。洎乎近世，沫若、巴金，蔚爲文壇宗匠；蜀謳川劇，技壓梨園群芳。

“三蘇”父子既是文學大家，也是“蜀學”領袖；綿竹張栻，不僅傳衍南宋“蜀學”之道脈，而且創立“湖湘學派”之新範。明末唐甄撰《潛書》，斥責專制君主，提倡民本思想，被章太炎譽爲“上繼孟、荀、陽明，下啟戴震”的一代名著。晚清廖平

撰書數百種，區分今學古學，倡言託古改制。錢基博、范文瀾俱譽其為近代思想解放之先驅。新都吳虞，批判傳統道德，筆鋒犀利，被胡適譽為“思想界的清道夫”。

在科技領域，秦蜀守李冰開建的都江堰，是至今還在使用的人類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漢代臨邛人民，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早使用天然氣煮鹽的記錄。漢武帝徵閬中洛下閎修《太初曆》，精確計算回歸年與朔望月，是世界上首部“陰陽合曆”的範本。楊子建《十產論》異胎轉位術領先歐洲五百年。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將本草學與方劑學相結合，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藥典和植物志。王灼《糖霜譜》詳錄蔗糖製作工藝，是世界上有關製糖技術的首部專書。南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將中國數學推向古代科學頂峰，其“大衍求一術”領先西方世界同類算法五百年。

至於巴蜀地區的鄉村建設和家族文化，也是碩果累累，佳話多多。他們或夫婦齊名、比翼雙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楊慎與黃娥）；或兄弟連袂，花萼齊芳（蘇軾、蘇轍，蘇舜欽、蘇舜元，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等）。更有父子祖孫，世代書香，奕世載美，五世其昌：閬中陳省華及其子堯佐、堯叟、堯咨等，“一門二相，四世六公，昆季雙魁多士，仲伯繼率百僚”（霍松林語）；眉山蘇洵、蘇軾、蘇轍及子孫輩過、籀，並善撰文，號稱“五蘇”；梓州蘇易簡及其孫舜卿、舜元，俱善詩文，號稱“潼山三蘇”；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傳、道傳、性傳，俱善史法、道學，號稱“四李”；丹稜李燾與其子璧、壘，俱善史學、文學，時人贊“前有三蘇，後有三李”。降及近世，雙流劉沅及其孫咸榮、咸炘、咸焄，長於經學、道學與史學，號稱“槐軒學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綜觀巴蜀學術文化，真可謂文章大雅，無奇不有！其先於天下而創者，則有導夫先路之功；其後於天下而作者，則有超邁古今之效！先天後天，不失其序；或創或繼，各得其宜。

二、整理巴蜀文獻 促進文化興邦

歷史上的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獻富省。巴蜀上古歷史文化，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春秋》等華夏文獻中都有記錄，同時巴蜀大地還孕育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巴蜀文字”。秦漢統一後，歷代巴蜀學人又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豐富多彩的古典文獻。唐代中後期（約八世紀初），成都誕生了“西川印子”，北宋初期（十世紀後期）又出現了“交子雙色印刷術”，標誌着雕版印刷的產生、成熟和創新，大大推動了包括巴蜀文獻在內的古典文獻的保存與傳播。據不完全統計，歷史上產生的巴蜀古文獻不下萬餘種，現在依然存世的也在五千種以上。

巴蜀文獻悠久綿長，影響深遠，上自先秦的陶字、金文，下迄漢晉的竹簡、石刻，以及唐刻、宋槧，明刊、清校，經史子集，三教九流，歷歷相續不絕，熠熠彪炳史冊。巴蜀文獻體裁多樣，內容豐富，舉凡政治之興替、經濟之發展、文化之繁榮、兵謀之奇正、社會之變革，以及思想學術之精微、高人韻士之風雅、地理民族之風貌、風俗習慣

之奇特，都應有盡有，多彩多姿。它們是巴蜀文化的載體，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表徵。

對巴蜀文獻進行調查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在歷史上，許多學人曾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付出過熱情和心血，編纂有各類巴蜀總集、全集和叢書。《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或許是巴蜀學人著述的首次彙集。五代的《花間集》和《蜀國文英》，無疑是輯錄成都乃至巴蜀作品的最早總集。宋代逐漸形成了“東坡七集”（蘇軾）、“樂城四集”（蘇轍）、“鶴山大全集”（魏了翁）等個人全集，以及《三蘇文粹》《成都文類》等文章總集。明代出現楊慎的個人全集《升庵全集》和四川文章總集《全蜀藝文志》。入蜀為官的曹學佺還纂有類集巴蜀歷史文化掌故而成的資料大全——《蜀中廣記》。清代，李調元輯刻以珍稀巴蜀文獻為主的《函海》，可視為第一部具體而微的“巴蜀文獻叢書”。近代編有各類“蜀詩”“蜀詞”“蜀文”和“川戲”等選集。這些都為巴蜀文獻的系統編纂、出版做出了有益嘗試。

二十世紀初，謝無量曾提出編纂《蜀藏》的設想，因社會動盪而未果。胡淦亦擬編《四川叢書》，然僅草成“擬收書目”一卷。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下達，國家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四川也成立了“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製定出《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可惜這個規劃並未完全實施，巴蜀文獻仍然處於分散收藏甚至流失毀損的狀態。

二〇〇七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全國各省紛紛編纂地方文獻叢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學人再度燃起整理鄉邦文獻的熱情，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的建議，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度將整理巴蜀文獻提到議事日程。經過多方論證研究，二〇一〇年一月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將四川大學申請的《巴蜀全書》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四月又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將《巴蜀全書》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千百年來巴蜀學人希望全面整理鄉邦文獻的夢想終於付諸實施。

《巴蜀全書》作為四川建省以來最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將對自先秦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的著作或內容為巴蜀文化的文獻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和整理研究，並予以出版。本工程將採取以下三種方式進行：

一是編製《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古今巴蜀學人曾經撰有大量著作，這些文獻在歷經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後，生滅聚散，或存或亡，若隱若現，已經面目不清了。該計劃根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旨趣，擬對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全面普查和系統考證，探明巴蜀文獻的總量、存佚、傳承和收藏情況，以目錄的方式揭示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

二是編纂《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汗牛充棟，它們是研究和考述巴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對這些文獻，我們將採取三種方式處理：首先，建立“巴蜀全書網”，利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現存巴蜀文獻進行掃描和初步加工，建立“巴蜀文獻全文資料庫”，向讀者和研究者提供儘可能集中的巴蜀文化資料。其次，本着“去粗取

精，古為今用”的宗旨，按照歷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三結合”的原則，遵循時間性、代表性、地域性、獨特性“四統一”的標準，從浩繁的巴蜀古籍文獻中認真遴選五百餘種精品文獻，特別是要將那些在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具有首創性和獨特性的巴蜀古籍文獻彙集起來，進行校勘、標點或注釋、疏證，挖掘其中的思想內涵和治蜀經驗，為當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服務。第三，根據巴蜀文化的歷史實際，收集各類著述和散見文獻，編成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文學、藝術、科技、碑刻等專集。

三是重版《巴蜀文獻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巴蜀地區自古以來的刻書、藏書事業都很發達，曾產生和收藏過數量眾多的珍本、善本，“蜀版”書歷來是文獻家收藏的珍品。這些文獻既是見證古代出版業、圖書館業發展的實物，也是進行文獻校讎的珍貴版本，亟待開發，也需要保護。本計劃將結合傳統修復技藝和現代印刷技術，對百餘種巴蜀文獻珍稀版本進行修復、考證和整理，以古色古香的方式予以重印。

通過以上三個系列的研究，庶幾使巴蜀文獻的歷史得到彰顯，內涵得到探究，精華得到凸顯，善本得到流通，從多個角度實現對巴蜀文獻的當代整理與再版。

盛世修書，傳承文明；蜀學復興，文獻先行。“《巴蜀全書》作為川版的‘四庫全書’，蘊含着歷代巴蜀先民共同的情感體驗和智慧結晶，昭示着今天四川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源流和精神家園。”（《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會議文件。下同）《巴蜀全書》領導小組要求，“我們一定要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打牢四川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基礎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巴蜀全書》編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義。特別要看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是一件幾百年來巴蜀學人一直想做而沒有條件做成的文化盛事，是四川文化傳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文化發展，還是世界近世的文明演進，都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復興活動，都是以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為基礎和先導的。我們希望通過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出版，給巴蜀文化的全面研究和當代復興帶來契機，為“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有鑒於此，《巴蜀全書》領導小組明確要求，要廣泛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共襄盛舉。這一決策，實乃提高《巴蜀全書》學術水準和編纂質量的根本保障。領導小組還希望從事此項工作的學人，立足編纂，志在創新，從文獻整理拾級而上，自編纂而研究，自研究而弘揚，自弘揚而創新，“利用編纂出版《巴蜀全書》這個載體，進一步健全研究巴蜀傳統文化的學術體系，以編促學、以纂代訓，大力培養一批精通蜀學的科研帶頭人和學術新人”。可謂期望殷切，任務艱巨，躬逢其盛，能不振起？非曰能之，唯願學焉。《巴蜀全書》的編纂希望為巴蜀的文化建設和“蜀學”的現代復蘇擁篲前趨，至於搭建橋梁，開闢荆榛，上繼前賢，下啟來學，固非區區之所能，在此僅樹其高標，以俟高明云爾！

二〇一四年五月

前 言

廖平初名登廷，字季平，又字旭陔、勛齋。初名其堂曰小世彩堂，又曰雙鯉堂，始號四益，繼號五譯，晚號六譯，五十前後又自號則柯軒主人。清咸豐二年（一八五二）生於四川井研縣青陽鄉鹽井灣，卒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殿試中榜二甲七十名，賜進士出身，朝考三等，以知縣用。因父母年高，不欲遠出，請改教職，歷任射洪縣訓導，龍安府、綏定府教授，主講成都尊經、嘉定九峰、資州藝風、安岳鳳山等書院，鼎革以後，任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校長，兼華西大學教授、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卒於樂山。廖平逝世後，謝持、于右任、蔡元培、熊克武、程潛等十五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名提出《請予褒揚公葬建議書》，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三五九次會議、行政院一一八次會議分別通過決議案，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八月十二日，國民政府發佈政府令，明令褒揚，宣付史館立傳，並派專人前往致祭，以示國家崇禮碩儒之至意。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劉湘、楊森、蒲殿俊、尹昌衡、向楚、龔道耕、吳虞等七十人發起公祭事宜，蔣中正、于右任、戴季陶、孫科、宋子文、吳佩孚、龍雲、劉峙、劉節、侯堯、顧頡剛等亦致誄詞、祭文、挽詩、挽聯予以哀悼。

廖氏少負宏志，淡於名利，一意學術。光緒二年（一八七六）赴成都科試，以優等食廩餼，牌調成都尊經書院，曾先後受業於張之洞、王闓運等當世大儒，轉益多師，為學屢變，以經學“六變”為世人所知。然考其學思歷程，“六變”之前，尚有“二變”，其治學大致經歷了“篤好宋學”、“博覽考據”、“專求大義”、“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大統小統”、“天學人學”、“人天小大”、“五運六氣”等九個階段。廖平早年獨好宋學，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張之洞督學川省，籌建尊經書院，親撰《輶軒語》、《書目答問》二書，教以正統漢學之法，以期通經學古課蜀士，促使了廖平由宋學向古文學的轉變。由於張氏在川時間較短，廖平雖初識治經門徑，但還缺乏進一步的指導，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湘學名流王闓運抵川執掌尊經書院後，在學術宗向、實踐、風格、學術互動、治經範圍、次第、方法、成果、特色等方面，對廖平經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開啟了廖平由古文學向今文學的轉向。自此之後，廖平高舉“復古”的旗幟，誓追“鄒魯”，以春秋學為治經初階，由《穀梁》而《公羊》，由《公羊》而《左傳》，由“先師”以復“本師”，以西漢之“古”復本傳之“源”；由“本師”而復“本經”，以先秦之“古”復“本經”之旨，從而“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①由此奠定了廖平以“尊孔尊經”為基調，以“孔子素王”為核心，以“用夏變夷”為立場，以“推演進化”為精神的今文經學之基本範式，而從內孔而外魯，到內

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鈞導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頁。

魯而外諸夏，再到內諸夏而外夷狄，再到內中國而外全球，最後到內全球而外宇宙，由近及遠，由卑推高，由小及大，漸次演進，則成為廖平經學六變之基本精神與內在邏輯。其由宋學而古文學，由古文學而今文學，由今文學而復先秦的學術軌跡，恰好是清代學術發展過程的縮影，與清代學術思想發展存在着驚人的一致^①，故蒙文通先生綜括廖氏之學云：“由清儒復古之學觀之，其由唐宋而魏晉，以進于東漢，而西漢，而周秦。”^②

相較於有清一代諸儒，廖平之說在理論性、思想性，乃至於資料的豐富性、學術的專一性等方面，可謂是後來居上，後出轉精。其思想既具有學術價值，更具有現實意義。就蜀學而言，廖平為“蜀學”的全面復興做了系統規劃，制定了一套嚴密的理論體系，為巴蜀學人注入了共同的信念和價值，為蜀學洙泗一脈^③之杰出代表，直接開啓了此後蜀中學人對蜀學自覺建構的風潮，成為近代以來自覺建構“蜀學範式”（主要是今文學范式），把蜀學重建與蜀學復興緊密聯繫起來的第一人。就近代學術轉型而論，在其師張之洞“中體西用”精神的指引下，廖平以返回經典為立足點，倡導“通經致用”，以尊孔尊經為基本信念，企圖通過對“中學”的整合與革新，以求實現傳統經學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創造性轉化，從而緩解現實緊張，回應來自西方的挑戰。雖然廖平對傳統經學做了創造性的發揮，但從實效來看，這一整合後的“學”在開出現代意義“術”的方面還很乏力。然而面對西學的挑戰，廖平的學術實踐并非毫無價值，其經學體系暗含一個兩次整合的理念，第一步整合中國傳統學術，第二步吸納西學有益因子，其立足“中學”立場，堅持“尊孔尊經”的價值取向，企圖通過整合本土學術以求創新的努力，無疑為中國傳統學術的轉型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思考，其繼絕扶危，以求致用之心可昭日月。

通觀廖氏之學，其治學研精覃思，持論有據；復古解放，返本開新；古今兼採，守正出奇；專守求通，和而不同；明禮善思，融會貫通，窮究經術，為世所重。他不僅是中國近代經學大師，亦是中國古典經學最後一位大師，更是中國學術近代轉型時

① 黃開國：《廖平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四七頁。

②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原載一九三二年《大公報·文學副刊》，後有重要增補，一九三三年七月再載於《學衡》第七九期，轉引自《經學抉原》，前引書，第一〇二頁。

③ 高賡恩：《續刻蜀學編序》：“竊維蜀學之脈凡四五：漢則傳經重大師，取其有行誼，諸如張叔文一流，而揚子大儒不敢誣，李唐附之，是謂洙泗之脈。宋初諸儒漸啓周程之緒，中葉以來，聖學昌明，則取謝、譙、范一流，而蘇子名儒不敢擯，是謂伊洛之脈。南軒為晦翁畏友，鶴山乃紫陽再傳，一時承學翕然，智術無二，則取張、魏兩門，而虞子偉儒不敢外，是謂湖閩之派。元承宋學，明初承元學，嘉靖以還，少海似薛、呂，大洲宗陳、王，學者趨之，是謂津會姚涇之派。國朝名儒宗派雖殊，淵源自合，據是為斷。”（《蜀學編》，成都：錦江書局，一九〇一年。）蒙文通《議蜀學》：“廖氏成《古今學考》，遂徵集多士之力，述十八經注疏，以成蜀學。夫伊洛當道喪學絕之後，獨能明洙泗之道，紹孟學之統，以召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雜漫之學，以與朔、洛并驅。自顧氏以迄于今，其道已敝。吳、越巨儒，復已悔其大失，則蜀中之士，獨不思闡其鄉老之術，以濟道術之窮乎？”（《經學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四九頁。）

期的關鍵人物。他“精熟漢師家法，長於禮制，善說今古”^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綜貫百家，篤古潛修，潛思冥索，戛戛獨造，著述宏富，遍及四部，以“推倒一時，開拓萬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虛”的宏大氣象引動了維新變法與思想革新。儘管飽受妄誕不經的批評，亦曾因離經叛道被學使吳郁生揭參去官，但其尊經志道之心不改，雖師心自用，其心可嘉，被馮友蘭等學者稱為經學時代的終結，誠無愧“曠代經師”之譽（蔣中正詠詞），洵為清季通儒。

一九三二年廖平逝世以後，學界展開了對其學術的整理與研究。在思想研究方面，學界對廖平經學六變、經學思想、在中國經學史上之地位，以及與康有為、張之洞等人之關係等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對廖氏學術文獻的整理，則顯得較為薄弱，僅有李耀仙主編《廖平學術論著選集》（巴蜀書社，一九八九年）、《廖平選集》（巴蜀書社，一九九八年），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和王鳳蘭主編《廖平醫書合集》（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等。雖然學界對其經學和醫學文獻進行了初步的選編整理，但其收錄書籍的全面性、代表性、系統性有所不足。從經學文獻的整理來看，收錄廖平的經學著作共計十五種，主要涉及禮學類、春秋類和論學類。雖然這些著作的整理出版，對廖平經學思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為相關研究的開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然而，廖平經學著作多達數百種，涉及《易》、《書》、《詩》、三《禮》、《樂》、三《傳》、《論語》、《孟子》、《孝經》、《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相對於廖平卷帙浩大的經學文獻來說，上述選集所選編的著作，其代表性和系統性是有所不足的。從醫學文獻的整理來看，《廖平醫書合集》收錄廖氏醫學著作二十二種，而廖平的醫學著作實際上多達五十七種，雖稱“合集”，但未能展現廖氏醫學之全貌。廖平一生潛心學術，著述甚豐，大量的文獻已經亡佚或殘缺，根據現存史料，提要鉤玄，重新分類，對系統地呈現廖平學術文獻的全貌，完善充實廖平研究資料，完整再現其學說體系具有重要的文獻學價值，甚有必要。據筆者統計，廖平著述可分為經、史、子、集四類，總計文獻七百二十五種，另有叢書彙編十一種。

一、經部文獻

經部文獻分為群經總義、易學、書學、詩學、三禮學、樂學、春秋學、論語學、孟子學、孝經學、雅學、小學、緯書總義、論學等十四類，總計文獻四百六十七種，約占文獻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

（一）群經總義共計文獻四十一種，分別是：〔著〕《十三經注疏鈔》、《群經大義》、《群經補題》、《群經總義講義》、《群經折中錄》、《群經凡例》、《十八經注疏凡例》、《群經天文考》、《五經異義證誤》、《五經異義釋》、《白虎通注》、《白虎通訂釋》、《四益館

① 舒大剛：《經學大師廖平評傳》，《宜賓學院學報》二〇一〇年一期。

五經義》、《古經彙解》、《經解輯證》、《經學初程》、《經學程途》、《經學守約篇》、《經話甲編》、《經話乙編》、《經話丙集》、《經話丁集》、《四益館經學穿鑿記》、《四益館經學四變記》、《五變記》、《六變記》、《今古學考》、《今古學三十論》、《續今古學考》、《知聖篇》、《知聖續編》、《辟劉編》、《古學考》、《古今學考》、《經學大同》、《理學求源》、《經典釋文考證》；〔單篇〕《六藝六經合爲十二經考》、《古文說證誤》、《經學改良表》、《專經統各科學表》。

（二）易學文獻共計二十六種，分別是：〔著〕《易經古本》、《易經古義疏證》、《易經經釋》、《易經新解》、《易經新注疏》、《四益易說》、《說易叢鈔》、《三易辨正》、《易象師法訂正》、《上下經中外分統義證》、《易大小中外義證》、《中和解》、《十朋圖說》、《生行譜》、《生行圖譜》、《易經新義疏證凡例》、《易通例》、《易生行譜例言》、《貞悔釋例》、《尊卑大小釋例》、《六十四卦象》、《序象繫辭》、《易緯歧義》；〔單篇〕《易經五運六氣考》、《上經下經考》、《十翼爲大傳論》。

（三）書學文獻共計三十一種，分別是：〔著〕《尚書十篇中候十八篇考》、《二十八篇爲備考》、《百篇序正誤》、《書尚書弘道編》、《書中候弘道編》、《尚書今文新義》、《尚書傳說》、《尚書記傳釋》、《尚書備解》、《尚書大統集解》、《禹貢解》、《書經周禮皇帝疆域圖表》、《今文尚書要義凡例》、《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序例》、《書經大統凡例》、《尚書周禮說集證凡例》、《禹貢驗推釋例》、《洪範釋例》、《洪範方術釋例》、《五運六氣說例》、《五紀釋例》、《五行釋例》、《尚書王魯考》、《三德考》、《九錫九命表》；〔單篇〕《尚書疆域圖說》、《皇帝疆域圖考》、《書人學格光說》、《牧誓一名泰誓考》、《滎波既豬解》、《十有三載乃同義》。

（四）詩學文獻共計三十種，分別是：〔著〕《詩本義》、《詩經經釋》、《詩經新解》、《詩經新注疏》、《三家詩辨正》、《毛證》、《齊詩微繹必讀》、《詩學質疑》、《詩經提要》、《詩易合纂》、《詩易相通考》、《序詩》、《國風三頌說》、《詩比》、《賦比興釋例》、《顛倒損益釋例》、《今文詩古義疏證凡例》、《詩圖表》、《詩文辭逆志表》、《詩事文取義表》、《詩緯搜遺》、《詩緯古義疏證》、《詩緯經證》、《詩緯新解》；〔單篇〕《論詩序》、《續論詩序》、《詩經國風五帝分運考》、《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義》、《山海經爲詩經舊傳考》、《王啓玄注中引詩易考》。

（五）三禮學分爲總論、儀禮類、禮記類和周禮類等四類，共計文獻七十八種。

三禮總論文獻十三種，分別是：〔著〕《禮經義疏》、《禮說》、《禮經釋例》、《讀五禮通考札記》、《周禮兩戴大小統考》、《禮節省文重文考》、《禮節互文考》、《學禮知新考》、《三禮經上達下達表》、《王道三統禮制循環表》、《五長禮制表》、《十等禮制表》；〔單篇〕《曆禮篇》。

儀禮類文獻十六種，分別是：〔著〕《儀禮經傳備解》、《禮經札記》、《記傳匯纂》、《喪服經記傳問匯解》、《饗禮補釋》、《鄉人飲酒禮輯補》、《饗禮未亡考》、《禮經凡例》、《容經訂本》、《容經彙編》、《容經淺注》、《容經解》、《容經凡例》、《容經韻言》、《婦容韻言》；〔單篇〕《士冠禮“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解》。

禮記類文獻三十種，分別是：〔著〕《禮記識》、《禮記札記》、《大戴補證》、《兩戴

記補注》、《兩戴分大小學說》、《分撰兩戴記章句》及《凡例》、《兩戴記分撰凡例》、《王制訂》、《王制訂本要注》、《王制集說》、《王制義證》、《王制注疏》、《王制會通》、《經學王制課本》、《王制學凡例》、《王制圖表》、《大學古本注疏》、《大學中庸演義》、《中庸注疏》、《中庸新解》、《坊記新解》、《禮運禮器郊特牲訂》、《樂記新解》；〔單篇〕《王制佚文佚義考》、《大學平天下章說》、《大學十圖》、《大同學說》、《中庸“君子之道”章解》、《月令“毋出九門”解》。

周禮類文獻十九種，分別是：〔著〕《天官經說》、《周禮傳釋》、《周禮訂本略注》、《周禮鄭注商榷》、《周禮辨微》、《周禮義》、《周禮新義》、《周官大統義證》、《官屬表》、《官禮驗推》、《官禮驗推補證》、《周禮刪劉》、《經學周禮課本》、《周禮新義凡例》、《周官考徵凡例》、《周禮大統凡例》；〔單篇〕《論周禮》、《周禮書傳非舊史考》、《周禮海外政術考》。

（六）樂學文獻共計十一種，分別是〔著〕《樂經說》、《樂經存亡集證》、《樂經新義》、《樂傳記》、《樂經記傳彙編義疏》、《古樂考》、《古今樂考》、《樂經凡例》、《禮樂宗旨表》、《律呂要義》、《樂緯經證》。

（七）春秋學分爲春秋經及三傳總論、左傳學、公羊學和穀梁學四類，共計文獻一百一十七種。

春秋經及三傳總論文獻二十五種，分別是〔著〕《春秋經傳匯解》、《春秋三傳折中》、《春秋比事》、《春秋驗推》、《春秋孔子改制本旨三十問題》、《素王制作宗旨三十題》、《春秋撥亂世今證》、《張氏屬辭辨例編刪訂本》、《擬大統春秋條例》、《春秋圖表》、《春秋分國表》、《春秋法古表》、《春秋俟後表》、《三傳師說同源異流表》、《三傳合同表》、《三傳禮制相同表》、《禮制三統表》、《三傳專條表》、《三傳傳疑表》、《三傳異事表》、《三傳異禮表》、《三傳異例表》、《三傳事禮例折中表》、《春秋日月時例表》、《劉氏春秋古經章句考證表》。

左傳學文獻四十八種，分別是：〔著〕《左氏古經說讀本》、《左氏春秋古經說疏證》、《左氏古經說漢義補證》、《左傳漢義證》、《左傳漢義補證》、《左傳王制注》、《左氏長義》、《左氏禮微》、《左傳三十論》、《續三十論》、《左氏撥正錄》、《春秋左傳杜注集解辨正》、《郝氏春秋非左辨正》、《箴箴左氏膏肓》、《劉申受左氏考證辯正》、《劉申受左傳考證災異說》、《左傳長編》、《左傳經例長編》、《左氏傳長編目錄》、《春秋左傳古義凡例五十則》、《左氏釋例》、《左氏補例》、《春秋左氏傳漢義補證簡明凡例二十則》、《春秋古經左氏說後義補證凡例》、《杜氏左傳釋例辨正》、《杜氏釋例評》、《馬氏左傳例評》、《五十凡駁證》、《五十凡駁例》、《左傳杜氏五十凡駁例箋》、《五十凡補證》、《左氏春秋學外編凡例》、《左氏淵源考》、《左氏源流考》、《左氏群經師說考》、《左氏漢師遺說考》、《左氏天學考》、《左氏古派法補》、《左傳禮制表》、《左傳傳例表》、《刪例表》、《反正表》、《左傳變易今學事實表》、《左傳變易今學傳例表》、《左傳變易今學禮制表》、《左氏與僞周禮不同表》；〔單篇〕《左氏春秋十二要》、《左丘明考》。

公羊學文獻八種，分別是：〔著〕《公羊先師遺說求真記》、《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公羊解詁商榷》、《素王證義》、《公羊春秋補證凡例》、

《公羊外編》；〔單篇〕《校正公羊十六條》。

穀梁學分爲內學與外學，計文獻三十六種。內學三種，爲〔著〕《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穀梁經傳章句疏》、《穀梁春秋經傳古義凡例》。“外學”三十三種，分別是〔著〕《起起廢疾》、《釋範》、《穀梁集解糾繆》、《穀梁先師遺說考》、《穀梁大義詳證》、《穀梁傳例疏證》、《穀梁外傳》、《穀梁舊傳》、《穀梁決事》、《穀梁屬辭》、《穀梁本末》、《穀梁比事》、《穀梁瑣語》、《穀梁釋例》、《穀梁日月時例表》、《穀梁七等進退表》、《穀梁筆削表》、《穀梁褒貶表》、《穀梁善惡表》、《穀梁十八國尊卑儀注表》、《穀梁一見例表》、《穀梁三言例表》、《穀梁內本國外諸夏表》、《穀梁內諸夏外夷狄表》、《穀梁內內夷外夷表》、《穀梁尊大夷卑小夷表》、《穀梁名號中外異同表》、《穀梁諸侯列數隱見表》、《穀梁來往表》、《穀梁加損表》、《穀梁從史表》、《穀梁春秋經學外篇凡例》；〔單篇〕《引法意支那諸條以釋春秋穀梁傳》。

（八）論語學文獻共計十一種，分別是：〔著〕《論語微言集證》、《論語微言述》、《論語發微》、《論語彙考》、《論語彙解凡例》；〔單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義》、《“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義》、《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義》、《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擇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義》、《“太師摯適齊”一章義》、《“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義》。

（九）孟子學二種，爲〔著〕《孟子直解》、〔單篇〕《塵無夫里之布解》。

（一〇）孝經學文獻共計二十種，爲〔著〕《今文孝經注疏》、《古文孝經注疏》、《曾子十八篇注》、《孝經緯注》、《孝經釋文》、《孝經舊傳》、《孝傳上篇中篇下篇》、《孝經通論》、《孝經附篇》、《孝經通禮》、《孝經儀節》、《孝經古義》、《孝經大義》、《孝經廣義》、《孝經決事》、《孝經輯說》、《孝經兩漢先師佚說考》、《問孝》、《孝經學》、《孝經學凡例》。

（一一）雅學文獻共計三種，分別是〔著〕《爾雅舍人注考》、《爾雅釋例》、《爾雅犍爲郭舍人注校勘記》。

（一二）小學文獻共計十七種，分別是：〔著〕《六書舊義》、《六書說》、《形聲類》、《釋字小箋》、《文字源流考》、《翻譯名義》、《鳥獸草木託音取義考》；〔單篇〕《轉注假借考》、《孔氏古文考》、《孔子繙經考》、《秦焚字母文考》、《九宮釋》、《釋公田》、《釋射》、《釋車》、《釋五服》、《釋周》。

（一三）緯書總義文獻共計五種，分別是〔著〕《諸緯經證》、《七緯注》、《古緯彙編補注》、《群經災異求微》；〔單篇〕《災異論》。

（一四）論學類文獻共計七十五種，分別是：〔著〕《地球新義》、《五帝德義證》、《古史皇帝篇經說》、《皇帝三統五瑞表說》、《天學三統五瑞表》、《皇帝王伯優劣表》、《皇帝王伯統轄表》、《孔子前後皇帝王伯不同表》、《皇帝大同學革弊興利百目》、《三統》、《三世進化表》、《四代真制表》、《大共圖考》、《孔經哲學發微》、《孔經哲學發微續編》、《倫理約編》、《家學樹坊》、《蒙學修身課本》、《修身課本》、《四代無沿革考》、《孔子作六藝考》、《戰國諸侯始行經術考》、《秦以前群經先師遺說考》、《西漢以前古學

先師遺說考》、《王莽行經考》、《西漢博士考》、《經學職官考》、《中外文質考》、《學校議院考》、《尊孔篇》；〔單篇〕《論尊孔》、《哲學思想論》、《中外比較改良篇》、《孔教祆教之比較》、《祆教折中》、《世界進化退化總表》、《世界進化退化分經表》、《世界進化退化簡明表》、《世界哲理進化退化演說》、《天人論》、《天人學考》、《推人合天例》、《天學上下考》、《孔子天學上達說》、《人天學內外不同說》、《人天學說具於佛經說》、《大同學說》、《待行錄》、《神權駁》、《道德發微》、《道藝說》、《西人政治學述意》、《治學大綱》、《致用初階》、《語上篇》、《不以文害辭》、《生知說》、《改文從質說》、《忠敬文三代循環為三等政體》、《九州之外謂之蕃國義》、《五等封國說》、《三服五服九服九畿考》、《中小學不讀經私議》、《闕里大會大成節講義》、《優級師範選科學堂第一次畢業井研廖季平先生訓詞》、《泰西各國官制異同表》、《中外古今人表》、《宗法非世族政治》、《三五學會宗旨》、《中國一人》、《天下一家例》、《論立德立功立言之分》、《評新學偽經考》、《天演論書後》、《五大洲女俗通考書後》。

二、史部文獻

史部文獻分為正史、雜史、碑傳、學案、地理、職官、目錄、論考等八類，總計文獻六十九種，約占文獻總數的百分之十。

（一）“正史”文獻共計二種，為〔著〕《史記經說》、《史記經說補箋》。

（二）雜史文獻共計五種，分別是〔著〕《穆天子傳釋》、《國語發微》、《國語補亡》、《國語義疏凡例》、《戰國策讀法》。

（三）碑傳文獻共計十一種，分別是〔著〕《古孝子傳》；〔單篇〕《文學處士嚴君家傳》、《清誥封朝議大夫張君曾恭人墓志銘》、《清湖北勸業道鄒君墓志銘》、《清授榮祿大夫江蘇候補道賀君暨元配謝夫人合葬墓志銘》、《清旌表節孝誥封宜人李母孫太宜人墓志銘》、《伍母郭孺人墓志銘》、《董貞夫墓志銘》、《邑侯廖公芷材德政頌》、《省建秦蜀郡太守清封通佑王廟碑并頌》、《祭湘綺夫子文》。

（四）學案文獻二種，為〔著〕《兩漢學案》、《廖氏學案》。

（五）地理文獻四種，分別是〔著〕《山海經注》、《山海經補畢》、《山經天學釋例》、《諸國地邑山水圖》。

（六）職官文獻九種，分別是〔著〕《光緒會典》、《會典經證》、《博士會典》、《海外通典》、《會典學十要》、《內閣要義》、《六部總義》、《欽定職官總目》、《職官增減裁併及堂屬簡明表》。

（七）目錄文獻共計二十一種，分別是〔著〕《四譯成書目》、《學海堂經解分編目錄》、《分經目錄》、《四益館經學目錄》、《穀梁春秋內外編目錄》、《孝經叢書目錄》、《尊經書院日課題目》、《經課題目》、《四譯館醫學叢書目》、《隋本靈樞目錄》、《素問楊氏太素本目錄》、《祆教折中目錄》、《三巴金石目錄》、《隸釋碑目表》、《學海堂經解提要》、《四益館經學叢書百種解題》、《則柯軒叢書提要》、《則柯軒經學叢書提要》、《天

學書目提要》、《四庫西書提要》、《井研縣志未收書目提要》。

(八) 論考文獻十五種，分別是〔著〕《古制佚存》、《五極風土古今異同考》、《皇帝政教彙考》、《海外用夏考》、《全球古今政俗考》、《帝繫篇補釋》、《逸周書經說考》。〔單篇〕《孔子以前時勢略如今泰西考》、《史記列孔子于世家論》、《史記“無其德而用其事”說》、《兩漢馭匈奴論》、《五代疆域論》、《海外從質考》、《海外無宗廟議》、《泰西姓氏學考》。

三、子部文獻

子部文獻分爲諸子總義、儒家、道家、釋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兵家、天文、術數、醫書等十四類，總計文獻一百二十六種，約占文獻總數的百分之十七。

(一) 諸子總義文獻共計七種，分別是〔著〕《諸子宗經考》、《諸子凡例》、《諸子宗旨》、《經說求野記》、《諸子出四科論》；〔單篇〕《子書出於寓言論》、《墨家道家均孔學派別論》。

(二) 儒家文獻共計七種，分別是〔著〕《荀子經說新解》、《春秋繁露校注》、《董子繁露補說》、《董子九皇五帝二王升降考》、《太玄釋例》；〔單篇〕《荀子非十二子篇解》、《輯荀子民權說》。

(三) 道家文獻十一種，分別是〔著〕《老子新義》、《老子經說考》、《莊子新義》、《莊子新解》、《莊子經說叙意》、《莊子禮解》、《莊子注》、《莊子經義考》、《列子注》、《列子新解》、《列子經說考》。

(四) 釋家文獻共計二種，分別是〔著〕《化胡釋證》；〔單篇〕《佛學考原》。

(五) 陰陽家文獻共計三種，分別是〔著〕《陰陽匯輯》、《陰陽五行經說》、《五行論》。

(六) 法家文獻二種，爲〔著〕《管子彙編》、《管子彙編今證》。

(七) 名家文獻二種，爲〔著〕《公孫龍子求源記》、《名家輯補》。

(八) 墨家文獻共計一種，爲〔單篇〕《墨學出于孔辯》。

(九) 縱橫家文獻二種，爲〔著〕《縱橫輯佚》、《縱橫家書序》。

(一〇) 雜家文獻一種，爲〔著〕《尸子經義輯證》。

(一一) 兵家文獻一種，爲〔著〕《司馬法經傳新證》。

(一二) 天文文獻共計三種，分別是〔著〕《天文訓補注》、《前漢律曆志三元說》、《律曆志三統元運考》。

(一三) 術數文獻共計一三種，分別是〔著〕《撼龍經傳訂本注》、《都天寶照經》、《天玉寶照蔣注補正》、《地理辨正補證》、《地學答問》、《九州通釋解》、《協紀辨方摘要》、《繁露玄空注》、《命理支中藏干釋例》、《九星九宮古說》、《太乙下行九宮說例》、《太玄陰陽交會考》、《三盤說例諸法指謬》。